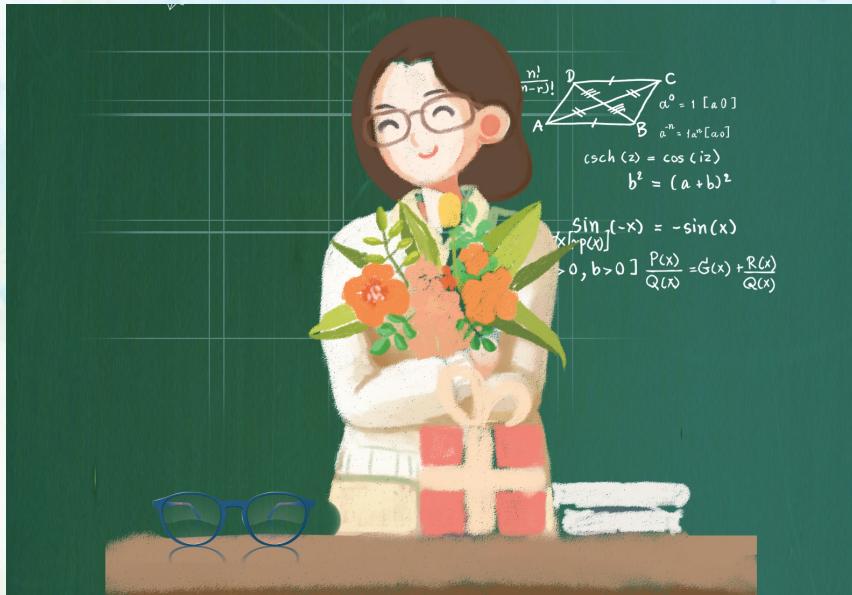


爱驻乡野十二载 青春无悔育花开

平桥区第二小学 吴婷婷



网络图

2012年,25岁的我踏上了三尺讲台,开始了我人生新的征程。回想起当时,一座简陋的校舍,一群流着鼻涕的乡村孩子,彻底敲碎了一个女孩子追求美丽和时尚的梦想。对于一个从小没离开过家人,没离开过城市的女孩子,第一次来到离家40多公里的乡村教书,眼前的景和人都是第一次见到,惊讶大于惊喜。我曾常常感慨不已:难道盛开的花季只能在“两点一线”的枯燥中苍白延续,难道青春的美丽只能化作烛光漂白四壁?

苦闷和挣扎中,一个瘦小的小男孩引起了我的注意,他长得黑黑的,身体就像一棵小树,四肢就像刚长出来的小树枝,他瘦瘦的身体却撑着一个大大的脑袋。真让人担心他瘦弱的身体能撑得住吗?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,他躲在角落里注视着我,我也好奇地看着他。校长走过来,告诉我:他是一个孤儿,父母因艾滋病去世了,由于怀他时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,所以他生下来就已经是艾滋病毒携带者。当时的我吃惊极了,也有些排斥和害怕。晚上回去后,就开始查阅一些关于艾滋病携带者的资料,了解到平常的接触是不会传染艾滋病毒,我也就稍微放宽了心,但仍然心存芥蒂。在授课时还是会和他保持距离,但乡村的孩子基础差,连基本的握笔姿势都不会,必须手把手地教,我一个个地教着孩子们,当走到这个小男孩跟前时,我犹豫了,小男孩抬起头,用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,仿佛在对我说:“老师,您教教我吧。”我看着他的

双眼,充满了渴望,内心的挣扎却阻止不了为人师的责任,我走上前去,握住他的手,教他一笔一画的写字。他也露出了笑脸,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笑,他的牙齿很白,和他的皮肤相衬看上去更像一个“非洲孩子”了,看着他的笑容,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从那一刻起,我决心用高尚和纯洁在这片贫瘠的乡间土地播种,让青春在奉献中无限美丽和延伸。

怎能忘记,我刚当上班主任的那一年秋天多雨,每天早晨赶往乡村教书都是我最苦恼的事,因为下车后要再走两公里左右的泥泞山路。一天夜晚下了暴雨,第二天下车后眼前的场景让我不知所措,因为泥泞的道路已经变成了一条“小河”,我该如何渡过呢?我站在原地,苦恼地左右徘徊,正在我绞尽脑汁时,对面出现了几个我熟悉的身影,原来是我们班的班长带着班里两三个孩子,对着我喊:“吴老师,我们知道这边水太深了,您肯定过不来,我们来帮您!”说着,他们就脱下自己的雨鞋,拿起砖头为我搭起了一座“石桥”,孩子们笑着对我说:“吴老师,来吧,我们一起去上学!”看着他们稚嫩的脸,我的眼睛湿润了,刹那间,我觉得风雨好像停了下来,晚秋的风竟是如此温暖,我与孩子们手牵手,哼着小曲,踏上了求学之路……

怎能忘记,我带的那届孩子基本是留守儿童,父母都外出打工,孩子就留给了家中的老人照看,每到秋收时节,村里的老人要下地收割,而孩子们吃午饭就成了问题,中午我做饭时,发现有些孩子们中午早早地来到学校,我问他们:

“为什么刚放学就回来了?”孩子们告诉我,家中没人,都下地干活了。我摸摸他们的手,有些冰凉。我对他们笑着说:“进来吧,陪老师一起吃饭!老师正寂寞的没人陪呢!”孩子们听我这样说,高兴地一蹦一跳进入屋里,开始帮我盛饭,端饭。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房间,饭菜也变得格外香甜。我和他们约定,以后家中大人不在家时,都要来“陪”我吃饭,孩子们也高兴地欣然接受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,我听见门外有动静,我打开门,看见两三个学生站在门外,一人手里拿着两个鸡蛋,说:“老师,给您吃!”寒冷中的我不禁热泪满面,纵然是秋风阵阵,我也觉温情满满。

怎能忘记,3年的乡村教学时间一转眼就到了,那天要离开了,没敢提前告诉学生们,因为我怕离别的场景。早早地准备好行囊,趁着天还没亮,想悄悄离开。打开门的那一刹那,我惊呆了,班里十几个孩子齐刷刷地站在门前,整整齐地向我鞠了一躬。那时,我发现,我刚来学校时的那群小萝卜头已经成为一个个挺拔的小树了,他们戴着整齐的红领巾,真精神,真好看。我的孩子们,你们终将扬帆起航,成为祖国的栋梁!

12年的教学生涯,纵然惊涛骇浪看不见,纵然春花秋月总错过,但如此平淡而温暖的故事却很多很多,如此对青春和美的诠释有许多许多,如此的痛并快乐着也太多太多。但我的心曾无数次地告诉我:12年,我一刻也未曾后悔过,因为我用爱和坚守给了我的青春一个美丽的梦!

约稿

本版向全市中小学教师和一线教育工作者约稿,欢迎朋友们就日常教学教育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的点滴,在此分享和交流,生动的、有趣的、有益的随笔文字(非业务论文),文体不限。此外,反映教育教学、学习生活的美图亦可。
投稿邮箱:xywbnews@126.com
投稿电话:18790090108

那日,雪落无声,诗心萌动

——记一堂关于美的即兴语文课

光山县实验中学 李环环

上课铃响起,孩子们的心仍黏在窗外那片纷扬的世界里。我索性合上教案,走到教室中央,轻声说:“同学们,请安静地听一分钟。听雪落下的声音——那或许是这个冬天最轻、最温柔的音乐了。”

教室里霎时静默下来。一双双小耳朵仿佛真的竖了起来,在捕捉那无声之声。那一刻,维持课堂秩序的,不是我的要求,而是窗外那片洁白世界带来的神秘力量。

“古人说‘雪似梅花,梅花似雪,似和不似都奇绝’。”我微笑着环视孩子们,“我们写不出这样的诗句,是不是因为我们缺少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感受美的心?今天,我们不急着对答案,先来‘借’一点窗外的诗意。”

词语:与世界对话的最初触角

第一个环节是【词语万花筒】。孩子们立刻在纸上“沙沙”地写起来。一个个词语如雪花般蹦跳而出:“白雪皑皑”“晶莹剔透”“鹅毛大雪”……这些是他们在语文课上积累的珍宝。

有个孩子工工整整地写了“寒冷”二字。我心头一动,孩子们诚实得很,诗意图从不回避真实的体感。词汇不仅是辞藻的堆砌,更是他们与世界打交道最直接的触角。

修辞:为想象力开一扇窗

接着是【句子化妆术】。我请他们选择一个词,用修辞为句子“化妆”。

一个文静的男孩说:“雪花像一位优雅的舞蹈家,在空中跳着芭蕾。”比喻贴切,很美。

这时,一个调皮的男孩举起手,大声道:“老师,我觉得雪花像个冷面杀手!”全班哄笑。他却一本正经地解释:“它冷冰冰的,把盛开的花儿都冻成了冰雕,可不就是个杀手?”

我立刻为他鼓掌。“‘冷面杀手’!这个比喻太有力量了。”我赞叹道,“谁说雪花只能是温柔的?它当然有凛冽、锋利的一面。你能看到事物的另一面,这是非常宝贵的洞察力。”

语文课的魅力,不就在于在规范之外,永远为一份出格的真诚留一扇窗吗?

创作:每一首诗里都住着一个发光的灵魂

最后是【三行诗创作】。我给了他们一个简单的框架:看见的,听见的,感觉的,想到的。

当收上来的诗句在我眼前展开,我仿佛收到了来自童年最珍贵的礼物。

屈伟杰的诗句素雅却意境悠远:“你看那雪,白得发亮,白得发光……”这首诗像一颗纯净的水晶,折射出童年对美最本真的理解——无需繁复的修饰,美就是美本身。

金裕祺用文字描绘了一幅有声的画卷:“冬天来了,世界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。叮咚,叮咚……”他从色彩哲学走进了声音的殿堂,那“叮咚”声是雪与大地秘语的拟声,而最后的天真发问,让整首诗瞬间明亮起来。

程梓橦延续了课堂上的“冷面杀手”意象,却发展出了更完整的叙事:“雪花像个冷酷无情的杀手,将花朵冻成了冰雕。梅花摇摇晃晃好像对雪花的不屈致敬。”这哪里是黑色童话?这分明是一曲生命的赞歌——在严酷中见证坚韧,在对抗中彰显尊严。

教育最美的时刻

读着这些从心底流淌出来的句子,我深深地被触动了。教育最美的时刻,莫过于此:不是你教会了他们什么,而是他们让你重新发现了世界的新维度。

这堂课,名义上是我们在学习语言,实则是语言通过孩子们纯净的心灵,绽放出了它最本真的光彩。那个飘雪的午后,孩子们用他们的诗告诉我:美从不单一,它可以是温柔的芭蕾,也可以是冷酷的杀手;可以是纯净的白,也可以是抗争的红。

我们这些做老师的,要做的或许就是珍视每一个独特的表达,无论它是传统的还是叛逆的,是温柔的还是犀利的。因为每一首诗里,都住着一个独一无二的、发着光的灵魂。

雪终会融化,诗会留下。在那个特别的午后,我们一起用文字留住了这个冬天最珍贵的礼物——那些未经雕琢却闪闪发光的诗心,那些在雪天萌发地对世界最初、最真诚的感知。这,或许就是教育最美的模样。